



# 跳吧舞

TiaoBa Wu

关就 / 著  
GUANJIU

我感受到了，感到了……完美  
荣获「项奥斯卡提名《黑天鹅》  
与它一样的完美不一样的力量  
三千份试读报告

有的人哭着笑了，有的人笑着哭了  
但是所有的人，都重拾起了梦想

步非烟：我想，她写出了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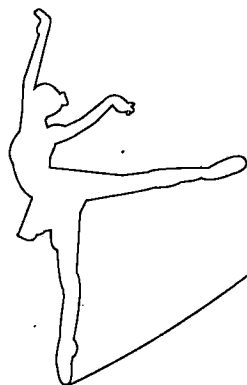
关就《花满枝桠》后  
交给自己的满分答卷

每一步都是舞蹈人生最后的舞步  
也许下一秒就会摔成碎片，就让它  
在黑暗中尽情璀璨吧  
我的人生啊，不管你是多么阴暗，冰冷，苦涩  
我都要为你燃烧一次！

# 跳吧，舞

TAKE A DANCE

关就◎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关就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吧,舞 / 关就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313-3609-9

I. ①跳…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046 号

## 跳吧,舞

---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张 斌  
封面设计 菜大包  
版式设计 闪卓伟  
幅面尺寸 169mm×233mm  
字 数 339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ISBN 978-7-5313-3609-9

定价: 1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8387575

# C 目录

Contents

|                 |     |
|-----------------|-----|
| Chapter1 .....  | 001 |
| Chapter2 .....  | 014 |
| Chapter3 .....  | 025 |
| Chapter4 .....  | 047 |
| Chapter5 .....  | 056 |
| Chapter6 .....  | 074 |
| Chapter7 .....  | 087 |
| Chapter8 .....  | 096 |
| Chapter9 .....  | 110 |
| Chapter10 ..... | 125 |

tiao  
跳  
wu  
舞  
ba  
吧

C 目录  
Contents

|                 |     |
|-----------------|-----|
| Chapter11 ..... | 148 |
| Chapter12 ..... | 183 |
| Chapter13 ..... | 202 |
| Chapter14 ..... | 213 |
| Chapter15 ..... | 222 |
| Chapter16 ..... | 234 |
| Chapter17 ..... | 247 |
| Chapter18 ..... | 259 |
| Chapter19 ..... | 272 |

## Chapter1

基础舞蹈课一结束，女孩子们鱼贯而出，夏舞被芭蕾老师叫住：“夏舞，上次我跟你提的校际比赛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别的同学报名都很踊跃，怎么就你没有动静？需不需要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次机会的难得？”

芭蕾老师语气殷切，夏舞擦了擦额头的薄汗，白皙的脸红扑扑的，大眼睛怯怯的：“李老师，我从小就怕比赛啊。”

“可是你从小就是一路比赛才进A艺大的不是吗？”芭蕾老师不解，认为她在敷衍。

夏舞耸了耸肩，优雅地拍脚，压腿，回头冲老师孩子气地笑：“就是因为从小比到大，而我又害怕输，才一直像个发条似的不敢有一丝松懈。可是老师，那实在不是我喜欢的状态，现在，我更希望能够单纯地只为跳舞而跳舞啊。”

芭蕾老师被夏舞的话堵得半天接不上词，她难以想象在竞争激烈的A艺大舞蹈系，居然会有这样淡泊名利、目的单纯的孩子，现下多少女孩子为了校际芭蕾比赛的两个名额明争暗斗，私下更是苦练基本功，可是眼前这个各方面条件在她这个老



师眼里都是最顶尖的女孩子倒好，一句“只为跳舞而跳舞”就噎住了她。

她不由得叹气，心里只怪夏舞还太年轻，有些想法实在太过单纯，一路拼搏到现在却选择停下享受舞蹈的平和，实在是缺乏斗志的一种表现。这世界上哪一个顶尖舞蹈演员不是一路按照优胜劣汰的法则站到最高的舞台上的？只为跳舞而跳舞，简直笑话，那是只属于公园里那些跳街舞的孩子的幼稚想法，实在不该从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口中说出。

“夏舞，你年纪还小，有些想法还不成熟，老师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这个名额我暂且为你留着，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夏舞愣住，刚想婉言谢绝，李老師又对她说了一番话：“一个工匠，可能要十年才会遇到一块上好的玉材，雕琢好，那就是上好的艺术品，雕琢不好，它也不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但愿你以后会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夏舞低下头默不作声，像森林里一头迷路的小鹿，李老師却还是不愿放弃她：“谢一漫你知道吗？她在楼上那个排练厅，她正为洛桑国际舞蹈大赛没日没夜地练习，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老师建议你去看看，希望你被别人身上的斗志所感染。”

夏舞背包走到楼梯口时，望着上下楼的楼梯，愣了一会儿，最后鬼使神差地抬腿，上了楼。

事实上，每个女孩子的内心都会有一个自己不可企及的偶像，夏舞也一样，她的视线焦点是谢一漫，她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跳得跟她一样好，却不认为自己能拥有她所有的荣耀和光环，毕竟她是谢一漫，而她是夏舞。

谢一漫是她大四学姐，也是这所艺术大学舞蹈系最出色的学生，显赫的家世，优雅的气质，虽然不算很漂亮，但是有时候气质能颠覆一切，只要谢一漫站在舞台上，那种“舞蹈女王”的强烈感觉扑面而来，狂野时、安静时、彷徨时、悲伤时，无不美丽得动人心魄，那种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时的认真神态，常叫人移不开眼。

楼上排练厅是谢一漫专用的，这是学校赋予她的特权，也无言地暗示了她在这所学校无人取代的地位。

谢一漫之前已在亚洲舞蹈大赛打败其他国对手，夺得桂冠，而这次她的舞台更大，她必须全力以赴，为此日夜待在排练厅里，一次又一次重复舞蹈动作，用刻苦换来完美。

女王的表演自然不能任人参观，排练厅的大门紧紧关上，门外有几个女孩低低弯腰，仍奢望透过狭小的门缝目睹女王的光彩。

夏舞只是靠着墙壁远远站着，事实上她脑子有点混沌，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这样站在门外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也是个骄傲的女孩，不肯承认却不得不承认有人比她强，而且强很多，但是她依旧不喜欢朝拜强者，服输的感觉并不美妙。

夏舞低头沉思的时候，正对着她的排练厅的门突然打开，等她抬起头之际，谢一漫曼妙的舞姿跃入她的视线，冲撞着她的灵魂。门内的谢一漫已满头大汗，却没有流露丝毫疲惫的表情，利落的360度旋转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完美地演绎着现代舞的激情四射。

门关上，冲击结束，夏舞僵硬地转身离开了，身后的女孩正热烈地讨论她们的偶像。

“天哪，她已经这样连续跳了八个小时了吧？这也太拼命了。”

“这算什么？我听她朋友说，在她的观念里，跳舞排第一，其次才是家人男朋友，她就是为跳舞而生的。”

“怎么倒像跳舞的机器？人生里只有跳舞，她不会寂寞吗？”

“瞎说什么，她可是谢一漫，有家世，有贵公子男友，还有自己的艺术圈朋友，什么都拥有的女人怎么可能寂寞，你真以为她是高处不胜寒？她只是独孤求败而已。”

“羡慕死了啊。”

“哈哈，还是做我们的凡夫俗子好了，走，去吃冰激凌，听说她这辈子都没尝过冰激凌的味道。”

“为什么？”

“保持身材嘛。”

老师临走时的话、谢一漫跳舞时的坚毅表情还占据着夏舞全部的思想。因为不认识，所以她没法采访谢一漫：你跳舞的时候快乐吗？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吗？

原始的舞蹈之所以产生，只是源于人类追求快乐的本能；与人在舞台上一较高下，难道就比教孩子们跳舞来得高尚来得有价值吗？

夏舞有点想不明白。

所以她把这番想法全盘吐给死党邓海洛时，没心没肺的大嗓门姑娘海洛好好地奚落了她一番：“什么跳舞的意义，狗屁！想参加就参加，不想参加谁都别想逼我，就是这么个道理。”海洛拍了拍夏舞的脑袋瓜，“就你那小脑袋，能想出个什么花样来？咱们要学非洲大叔大婶，跳最原始的舞，唱最原始的歌，把每天都当做最后一

天，痛快到毁灭之前。”

海洛调皮地抛了个媚眼过来，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Baby，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不是吗？”

夏舞头顶乌云尽散，一下子扑到了大个子姑娘海洛的背上，掐着她的脖子，软糯的声音却学起廖河的口气：“邓海洛这个大号版的小妖精，世界末日那天我要亲手掐死你！”

海洛害羞了一下，回头对背上张牙舞爪的夏舞说：“呃，你廖河哥哥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最后的动词不一样。”

想了好几秒夏舞才悟过来，凶狠地真掐起海洛来：“你眼睛长在屁股上的吗？居然看上了这么个色狼？！”

晚上海洛带夏舞去参加廖河的 PARTY，这个春天的夜晚凉风习习，刚抽出新芽的垂柳在微风中享受着风之吻，一切都美好到无可挑剔。

此时二十二岁的夏舞青春靓丽，深受享乐主义者邓海洛的影响，对未来充满憧憬，对春天赐予大地的一切都充满感激。

车停下，海洛尚未下车，等在别墅门口的廖河就已大步流星走过来，躬身为漂亮的女孩打开车门，俨如绅士。

长着娃娃脸的廖河已经步入人生第二十六个年头，与吹长笛的“坏女孩”邓海洛也已经谈了两年恋爱，两人如胶似漆。虽然廖公子喜欢在口头上占海洛便宜，称她是“海洛因般令人上瘾的存在”，却从未越雷池半步。夏舞笑说，还好海洛未来的婆婆是个女权主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洛争取了许多福利，被奴化的廖河注定未来只能在床上翻身做主人。

别墅草地上已经聚集了一堆坏男孩坏女孩，酒精微醺的气息随着夜风飘散开去，麻痹人的思想，夏舞决定暂时放下心头的烦恼，好好享受夜色的绚丽。

一杯香槟下肚，身体轻飘了起来，然后音乐响起，灯光追逐着钢琴边的情侣。

廖河好像也是好几杯黄汤下肚，娃娃脸通红通红，走到微笑的海洛面前，一把抱起她，海洛吓得大叫，也许是因为害羞，抱着廖河的脖子咯咯娇笑，瞪着廖河的眼神看似嗔怪实则娇羞。

廖河把海洛抱到钢琴上，珍宝一般轻轻放下，眼睛热烈地追逐着眼中的女孩，眼里已经看不到其他，现场一片安静，夏舞屏住呼吸，心里嘀咕着：廖河是不是要求婚哪？

在全场的期待中，廖河开口了：“宝贝，你不会把钢琴坐塌吧？”

大家哄笑起来，海洛笑着拍打廖河的肩膀，把手往腰上一叉：“你是心疼钢琴还是心疼我？”

“当然是心疼你。”廖河露出一口白牙，“还有钢琴。”

海洛气呼呼地瞪着他，廖河狡猾地笑。

小情侣的肉麻戏码实在让夏舞浑身哆嗦得不行，笑着把目光掉转别处，瞥到落地窗边的阴影处靠着一个男人，整个人隐在黑暗里，只能看出个大概轮廓。是个高大的男人，夏舞电影看多了，又是爱胡思乱想的年纪，心想：爱躲在黑暗里的人，多半有颗破碎的心吧？也许是个杀手，枪就别在腰上。

她被自己的猜测逗笑了，殊不知自己也站在另一面的角落，按照她的杀手逻辑，她的腰里应该也别着支枪，可是她却觉得心里有支枪在突突突扫射，因为她有点醉了。

廖河这小子总算懂得适可而止，清了清嗓子，转头对着在座几十位男女嘉宾拍掌：“朋友们，game time!!”

人群一阵躁动。

“接下来我和海洛为大家伴奏，我钢琴，海洛长笛，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找舞伴，找不到的人，”廖河露齿一笑，“要接受惩罚，从游泳池上跳下去，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缺乏魅力。”

年轻人跃跃欲试，有个女孩在人群里急问：“那不会游泳怎么办？”

夏舞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天气，水一定冰凉刺骨，廖河这家伙，对海洛以外的女孩可真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

“自然有男士英雄救美。”廖河笑得像只狐狸。

不过，看起来谁都不想众目睽睽被人嘲笑缺乏魅力，人群迅速高效行动起来，大多数人互相熟稔，很快就找好舞伴，都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不到一分钟，在场男士手中就都牵起一个女孩的手，靠在墙角的夏舞开始急了，她酒量不好，一喝就醉，只不过想在角落休息一会儿吹吹风醒醒酒，怎么一会儿工夫就成了落单的那个了？

想到要一头扎进冰凉的游泳池，像落水的鹈鹕那样狼狈，这感觉虽然刺激，却应该不会太美妙。

早知道今天就不来了，夏舞懊恼。

她慌忙伸着脖子张望，幸运的是，对面站在阴影里的男士似乎也是落单，不同的是，他似乎很镇静，手中的酒一口一口送进嘴，从夏舞的角度望过去，黑暗成了他的假面具，无端透出一股神秘气息。

要不要跟一个酒鬼跳舞呢？夏舞犹豫不决，殊不知此刻她自己也是半个酒鬼。

“还有一分钟。”廖河看表提醒，扫视全场一番后，把不怀好意的视线定在了全场唯一一对没有牵手的男女身上。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似乎都预料有场好戏要开锣。

虽然舞台经历已让夏舞习惯于成为焦点，可此时的情景毕竟不同于以往，她的脸顿时火辣辣烫了起来，碍于女孩的矜持，她焦灼不安地频频望向那个黑暗处，可显然那边怡然自得的面具先生并没有主动邀请的意思。

夏舞用眼神向廖河身后的好友求救，希望网开一面，可安然端坐钢琴上的海洛笑靥如花，存心看夏舞笑话，猫一样的眼睛传递着挑衅：他不邀请你，难道你就不可能邀请他吗？傻瓜！谁说绅士只能由男人来做！

夏舞是真的生气了，主动就主动，她才不怕。她一点也不想像个傻瓜一样纵身跳进深夜的游泳池，毫无淑女风范地瞎扑腾几下，笑掉所有人的大牙。

酒喝多了，胆也大了，全身的血液都在不服输地叫嚣，在几十双眼睛的盯视下，在零碎的笑声中，娇小美丽的女郎深吸一口气，鹤鹑一般缓缓挪开步子，走向那处阴影。

终于看清他了。

是位英俊的男士，却有双缺乏温度的眼睛，他正冷淡地看着她缓缓靠近，局外人一般不惊不喜，像个假人。

此情此景让人有一点点的不爽，一点点刺激，夏舞绽开一个自认为最美的笑，尽量露出八颗洁白整齐的牙齿。

“先生，我能请你跳舞吗？”

说话间，还稍稍弯腰，一手背后，做了一个绅士邀舞的动作。

“好样的！”人群里有坏小子吹起了口哨，为绅士小姐的勇敢而喝彩。

“对不起。”

回应夏舞的是无情的拒绝，夏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笑容僵在那里，她还太年轻，尚不懂得如何从容应付这样一种尴尬状况，只是下意识愤怒了，昂着弧度优美的脖子质问：“先生，你脑子进水了吗？”

她现在的样子，真像一只被逼急跳脚的小鸡。有女孩没心没肺地笑，夏舞恨得牙痒痒，不是海洛又是谁？

冷冰冰的男士终于愿意抬一下自己的眼皮，饮了一口酒，嗓音淡雅：“我不会跳舞，”稍稍顿了顿，“不过我会游泳。”

“可是我不想游。”夏舞咬着牙从牙缝里蹦出这么几个字，脖子上的青筋都要爆出来了，“冬天才刚过去。”

边上已经有人窃窃私语，夏舞窘得回头瞥了一眼，稍稍靠近他小声提醒：“先生，我是女孩子。”

潜台词是：大衰哥，就请怜香惜玉一点吧！你不会跳舞没关系，大不了我大方一点让你踩。

对今晚的聚会毫无兴致的严冀终于来了一丝兴趣，眼光刻意看了过来，扫过她的长发细腰，懒懒地应：“我看到了。”

“时间到！”身后传来廖河因憋笑而扭曲的声音，“跳水运动员已经揭晓。”

夏舞无力抚额，心里哀叹一声：Oh, no!

再抬起头时，一双黑眸恨恨地瞪着面前始终不愿配合的男人，里面有两簇火苗在熊熊燃烧。

严冀扯了扯嘴角：“小姐，也许你需要一杯冰水。”

夏舞昂首挺胸：“是的先生，我确实需要一杯，但是不是用它灭火，而是直接从你脑袋上倒下去。”

她转身面无表情离开，而身后的严冀终于摘下面具，露出今晚第一个笑容。

廖河和海洛的演奏堪称完美，彼此之间传递的暧昧眼神，把一首春之曲演绎得浪漫缱绻，底下跳舞的各位也沉浸其中，然后随着一串音符的转变，热辣的舞曲风让人全身沸腾，所有人都尽情扭动腰肢，挥汗其中。

夏舞却做不到那么开心，她微皱着眉，还没跳水，就已经觉得全身微微战栗。

只好奉劝自己不要再想即将到来的疯狂，于是看向舞动的人群，再没好气地瞪了眼对面一动不动的醉鬼，略略明白：一看就是全身生锈的男人，跳起舞来一定很丑，像只大笨熊。

这样恶毒地想着，心情才稍稍晴朗一些。

同一时间，对面的严冀暗中也在打量对面一脸愤懑的小姑娘，悠然啜了一口酒。望向满室舞动的男女，锐利的眼神更冷了一些，冷哼一声。

真丑。

宁可做一个女孩眼中的坏人，也不选择跳舞。

跳舞，这样一种毒品一般的存在，真是让人没法喜欢。

一曲终了，所有人热烈的目光望了过来，这个夜晚的情绪正因为下一轮节目的到来，而升腾到最高点。

廖河笑着吹了个口哨，一手指向了游泳池：“女士们先生们，惩罚时间到。”

“Oh yeah!”人群在呼唤。

月光下，深夜的游泳池波光粼粼，水面映出了夏舞的惊慌，还有严冀的镇静。

夏舞向海洛投去哀求的眼光，海洛这个妖精却一脸坏笑走过来，在她的耳边喷热气：“Baby，珍惜与帅哥共赴黄泉的机会哦。”

然后与面无表情的严冀对视一眼，风姿妖娆地离去，恨得夏舞直磨牙，心里头的火苗已经越蹿越高。

游泳池边上围满了人，男男女女起哄：“抱她跳下去，抱她跳下去。”

“喂，男女授受不亲的。”夏舞急着提醒身边的男人。

夜风吹乱夏舞的黑发，这让严冀想起外甥常看的一本漫画，一个清纯甜美的仙女慢慢堕入魔障的简单故事。

都有一双发狂的美丽黑眸。

他这样想着，身边的夏舞突然挤开一个顽劣的笑：“先生，我泳技不佳，待会儿要是不小心多踩了你几脚，请你多包涵。”

说完，收起笑，绷起了俏脸，像个即将奔赴刑场的烈士。

严冀勾起嘴角不说话，双手插兜，悠闲地看向遥远的夜空。

原来不是魔女，只是个孩子而已。

始作俑者廖河最最得意，现场充当起记者，笑嘻嘻跳了过来，拿一根香蕉充话筒采访男女主角，“话筒”先对准了严冀，高声褒奖：“表哥，一直不知道你这么有风度。”

严冀怎会听不懂廖河的“赞美”，好笑地拍拍娃娃脸表弟的肩膀：“我也一直不知道原来你力气这么大。”

他指的自然是小胳膊小腿的廖河居然还能抱得动高挑的海洛，真是奇事。

夏舞心想这人原来是廖河表哥，怪不得那么嚣张。

廖河难得脸红了，默了几秒，很严肃地说：“严冀，我真想亲手把你推下去。”

严冀悠悠地转过头来，看着自己年轻的表弟，突然露齿诡异一笑：“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下一秒，在众人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中，存心算计人的阴谋家廖河成了被算计的那一个，“啊”一声张大了嘴，以一种十分悲壮的姿势被猛推入了游泳池，成了可怜的落汤鸡。

形势变化太快，夏舞尚未回过魂，手心已经被一双温热的大手握住，然后被一股猛力牵引，眨眨眼定睛一看，一个黑影正跑在她前面，背影宽厚。

面具先生带着她逃跑呢，夏舞心想，原来他也不是毫无风度，如果没有先前的芥蒂，她几乎都要被他王子般的举动感动了。

虽然他现在的举动终于像个绅士，可并不能掩盖他缺乏风度这一事实。

“严冀你浑蛋，给……老子等……等着……”

身着黑色毛衣的男人拉着白衣少女狂奔溜之大吉，身后是廖河抓狂的怒吼，还有上下扑水的声音，夹杂高高低低的嬉笑声，简直乱作一团。

夏舞突然想起来，海洛提起过，廖河这家伙泳技不佳，从来不敢去深水区晃荡，胆子和他的胳膊一样瘦小。

“老婆，我……我好像抽筋了……”落水猴廖河尖着嗓子在求救。

然后又是一阵大动作的扑水声，似乎又有人跳下水，现场简直炸开来，沸腾到似乎不惊醒星月决不罢休。

有人在鼓掌吹口哨：“美人救狗熊！美人救狗熊！廖河你能得好！”

夏舞忍不住回头，实在是她视力太好，几十米外的廖河正紧紧攀着海洛的脖子，湿透的两人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夏舞再也忍不住满腔的笑意，哈哈大笑起来。

严冀也不跑了，放开了手，两人靠在路边喘气。

“哈哈哈，可怜的廖河，今晚一定会哭倒在海洛的怀抱里。”夏舞弯腰撑着膝盖，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然后让她唱摇篮曲。”身边的男人冷不丁冒出一句。

月夜下的面具先生狂野迷人，甚至有那么一点点调皮，有一瞬，夏舞恍惚觉得他已将他的假面具摘下，眼神也有了属于人的温度。

这真是个奇怪的人。

这真是个奇怪却特别的夜晚。

夏舞好奇地抬起头，眸子亮晶晶，想象了一阵廖河叼着奶嘴睡在摇篮里的画面

后，终于慢慢蹲下，捧着肚子放声大笑。

严冀静静地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陌生女孩，满头乌黑的长发像是黑丝绒般的夜色，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像青春一样美好的东西。

他默默走开了。

“喂，你去哪儿？”夏舞在后面急忙喊住他。

严冀并不回答，自顾自朝前走，又在夜色的掩盖下，蜕变为我行我素的独行侠。

橙黄路灯拉长他那没什么人情味的影子，夏舞左看右看，游移的眼光飘向荒芜无人的海滨公路，她想起今晚的 PARTY 一定会闹到天亮，海洛还要安慰亲爱的落水猴男友，多半不会再载她回到市区。

家里可是有门禁的，夏舞有点六神无主。

“喂，没风度先生，人长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夏舞小跑上去亦步亦趋地跟着严冀，晚风灌进脖子，有点凉，她缩着脖子迎着风走，还真像只孤苦无助的小鹌鹑。

严冀终于有了点反应，转身：“你为什么跟着我？”

被这人这么冷冰冰地问，夏舞真觉得鼻子上落了一层灰，挺没趣的，只好悻悻地回答：“这附近只有你是人不是吗？”

严冀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不悲不喜，又是一副假人面孔。

深更半夜的，被这样一种高深的目光打量着，夏舞突然有点不太肯定了，咽了咽口水：“难道你不是吗？”

女孩亮闪闪的眼睛幽幽的，咽口水的动作泄露孩子气，严冀忍不住勾了勾嘴角，自己对自己说：想不到严冀你还有吓唬小女孩的本事。

真是可笑的夜晚。

他抛了抛手里的钥匙，终于开了金口：“我去取车。”

夏舞大喜：“啊，那你能载我去市区吗？任何能打车的地方都行。”

严冀不回答，转身继续走，想了想，心里那点小邪恶又深深地浮上来，脸色不善地转过身去：“不过刚才谁说我是没风度先生来着？”

夏舞脑袋瓜转得还算快，装糊涂：“我没听到啊。”她嘻嘻咧开一口白牙：“风太大了。”

随即伸出青葱玉手：“你好，我叫夏舞。”

严冀显然没有自我介绍的打算，沉默着转身向前走，夏舞小动物一样跟在后面唠唠叨叨，完全没有发觉前面男人的冷淡。

“我的名字很好记，我的朋友一到下午或者喝下午茶的时候就会想起我，所以我想过，以后我要是找不到工作，我就去开一家专门经营下午茶的茶馆，名字就叫夏舞茶。”

热情的小姑娘费了点口舌，等来的却是呼呼低吟的海风，走在前面的男人依旧冷淡沉默，她由衷地想，这个人真是不好相处。

终归还是不爽，到底还是年轻沉不住气的小姑娘，嚷着：“哎，先生，我已经告诉你名字了。”

“我听到了。”等来的又是这样没有实质内容的回答。

“然后呢？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接下来会主动介绍自己。”

“你怎么确定我就有一般人的逻辑。”

严冀一句话就堵死了夏舞，夏舞跟在后面简直要龇牙咧嘴了：“可是先生，我已经告诉你我的名字，这不公平。”

严冀手插着兜懒洋洋回过头，说：“你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小姐，这样公平了吧？”

夏舞再一次无力抚额，咬牙切齿道：“刚才我真应该把你从游泳池上踢下去。”

“如果那样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搭不了我的车了，小姐。”

夜色下的严冀，终于露出今晚第二个笑容。

绵长寂静的海边公路上，黑色的车子疾驰，大有与风赛跑的趋势。夏舞紧张地抓着安全带，偏头小心打量身边一脸安然的严冀。眼见着车速噌噌往上跳，她深呼吸一口气，觉得血压心跳都跟着噌噌往上蹿升，脑海里已经蹦出明天早报的头条：无名男女命丧海边公路。

她有种上了贼车的感觉。

严冀已经打开车窗，呼啸的风灌了进来，瞬间吹乱他的头发，午夜的电台音乐也随风咆哮，这一切让夏舞陷入漫无边际的迷乱中。她觉得身边这个人跟之前她见到的又不太一样了，他不太安静了，甚至可以说躁动，似乎有什么情绪需要借此宣泄，而无辜的她被卷入了这场情绪波中，陪着他演绎这一场午夜惊魂。

上帝啊！

夏舞突然睁大眼，回忆起来他今晚喝了很多酒，现在是一个酒鬼在飙车！

风把夏舞的长发吹得乱糟糟的，她手心都冒汗了，勉强挤了个难看的笑：“那个，先生……表哥，你开慢点可以吗？”她指了指自己，做了个作呕的动作：“我有点想吐，

待会儿把你的车吐脏就不太好了。”

几乎是恳求地望着严冀，眼里分明有着恐惧。

严冀把车速放慢，大多数男人都痴迷于飙车的疯狂感觉，他也不例外，酒精与速度更是将这种疯狂提升到极致，但是显然身边的女孩不允许他继续这种放纵，车子开始稳稳奔驰。

夏舞大大松了口气，全身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此刻风也开始温柔，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石的撞击声，伴随着电台舒缓音乐的播放，仿佛刚才经历的是一场并不存在的午夜的梦。

严冀的电话响了起来，看起来他并没有接的打算，只是缓缓地开着，夏舞小心观察他隐在夜色里的俊脸，明显感觉车内的气压又下来了。

也许这个电话，或者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才是今晚一切症结所在，直接导致了这个男人行为异常。

多半是个女人，夏舞腹诽。

手机铃声还是响个不停，显得有点刺耳，夏舞只好把注意力投向窗外无边无际的月夜。她知道远处的深蓝是一片海，而再过五六个小时，一轮红日将跃过海平面，赐予万物重生的光芒。

她闭着眼，感受着风，酒精让身体轻盈，烂漫的舞者夏舞有随风起舞的冲动。

车停了下来，夏舞诧异，见严冀一言不发地开门，下车，手里拿着响个不停的手机，大概出去接电话去了。

夏舞开门出去，见那人走到十几米远处停下接电话，她耸了耸肩膀。

这人的隐私意识还真强。

忽略这个奇奇怪怪的男人，生性烂漫的夏舞开始沉醉于这样美妙的月色里不可自拔，鼻间是清新微咸的空气，天上的星辰在光年以外微笑闪烁，有风滑过她的发、她的脸颊。她想起白天老师的一番话，还有拼命起舞的谢一漫，以及儿时关于跳舞的最初的梦想，想着想着，身体不由自主舒展开，跳起了多年以前她日夜练习、连睡觉也在温习动作的一支舞。

那支舞的名字叫：悸动的梦。

所以当严冀结束一通并不愉快的通话抬起头时，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白衣女孩在风中翩翩起舞，俨如夜色里的精灵，长发在风里飘散，细瘦的身体让他产生一种她即将被风吹走的错觉，可是她没有，她像是与风融合一起，随风起舞，旋